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IBERALISM WITH HONOR

# 自由主义与荣誉

*Sharon B. Krause*

[美国] 莎伦·R. 克劳斯 著 林垚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 自由主义与荣誉

*Sharon B. Krause*

[美国] 莎伦·R.克劳斯 著 林焱 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与荣誉/(美)克劳斯(Krause, S.)著;林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7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Liberalism with Honor

ISBN 978-7-5447-5498-9

I. ①自… II. ①克… ②林…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890号

Liberalism with Honor by Sharon R. Krause

Copyright © 200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70号

书 名	自由主义与荣誉
作 者	[美国] 莎伦·R.克劳斯
译 者	林 垚
责任编辑	陈 锐
特约编辑	陶泽慧
责任校对	张 萍
原文出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3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98-9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致我的父母,心怀感激与崇敬

#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对自由主义的鼓舞	007
政治能动性以及对鼓舞的需求	016
发掘荣誉	032
第二章 旧制度中的荣誉以及对自由的捍卫	046
荣誉在旧制度中的位置	050
荣誉的高亢野心	063
敬畏与反身性	070
荣誉的片面性	084
认可与抵抗	091
第三章 美国的荣誉与民主	099
荣誉与民主之间的冲突	108

荣誉与“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	116
“一点点他们的伟大”	124
第四章 对名望的热爱以及南方绅士	141
建国时期的荣誉与对名望的热爱	144
奴隶制与南方绅士	172
第五章 荣誉与民主改革	188
林肯的有原则的野心	189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荣誉的灵魂	207
荣誉和自我主权: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 与苏珊·布朗内尔·安东尼	227
民权运动中的荣誉	241
第六章 结论:多元主义,能动性, 以及民主荣誉的诸多变体	258
参考文献	269
索引	291



## 前 言

在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背后都有一个“首恶元凶”(summum malum),也就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最恐惧或最蔑视的那种东西。本书的写作动力便来自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尽管民主的人民在其他时候都是行为得体的,但他们对多数暴政的诱惑的偶尔屈服,却由来已久。任何人只要曾经站在多数人的意见、身份认同,或生活方式的对立面,都会感觉到宪政民主制中用以保护个体自由的,被詹姆斯·麦迪逊称作“纸上藩篱”的那些东西,是多么地脆弱,从而也都会感觉到(即便是仅仅作为阴影掠过的)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政治理论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切入多数暴政问题;就我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引发了我对政治能动性的兴趣,因为对走向暴政的多数人的抵抗,其可能性正是源于能动性之中。在本研究中,“个体能动性”被用于指称进行有意的、自我发起的行动的能力。它超越于这个举动本身,而深入到在背后支持这一举动的道德心理学。能动性意味着对自身作为能动者的一种觉悟,对自己有能力去行动,而不只是做出反应;有能力去塑造生活中的事件和环境,而不只是对其加以忍受的信心。近年来政治理论家相对而言不太探讨能动性的主题,尤其是能动性的来源,或者支持能动性的动机形式。而荣誉正是这种来源之一。

荣誉是什么,以及它如何鼓舞着个体能动性,乃是本书的主题。今天的美国人在能动性的可能性上抱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们对个体的选择能力(从而对能动性)大加赞美并努力包容。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在方方面面(从健保计划、退休账户、速冻晚餐,到宗教、工作、爱情)给人们提供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科学技术近来的进展使得连对生命本身加以改造的力量都唾手可得, ix 这似乎让我们变得比命运更像命运的主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受到一整代理论家的教育,知道在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并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面,环境有着莫大的威力。有时候我们会把成功与失败完全归咎于种族、阶级、性别。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全球经济以及利益团体政治的“铁三角”<sup>①</sup>等等非人格的力量,都使个体能动性的能力显得不过是痴心妄想。在面对能动性问题时,我们的头脑在对无限选择的应许与看似不可阻挡的环境力量之间被撕裂成两半。

情况甚至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如今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谈论着“选择”,恰恰是因为我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莫名的约束——我们其实是希冀着这些话说得多了就能成真,而不是把这种话语作为对我们经验的准确反映。近年来激增的专门适用于个别群体的(病人的、受害者的、父母的、孩子的,现在甚至还冒出飞机乘客的)各种“权利法案”,与其说是关于新的自由,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无力感,以及在超越个体掌控的力量面前获得保护的那种需求。我们对个体能动性信仰的丧失同样还反映在我们的法律诉讼的性质上。一个把热咖啡洒在自己膝盖上的人居然能够打赢起诉卖咖啡的那家快餐连锁店的官司,这表明我们对个人责任的不认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全心全意相信个体能动性的缘故所致。对烟草公司(没有人将其视为英雄)的处理同样体现了我们在这方面集体性的矛盾心理。我们迟疑

---

① 指美国政治中国会、官僚行政部门、利益团体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译注

于对烟草业的监管或是禁止其产品的销售,因为这么做会侵犯到个人的选择,从而侵犯能动性。但是我们又因为烟民们自愿、知情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而去起诉同一些公司。通过否认烟民们在这些案子中的责任,我们也就暗中否认了他们能动性的能力。我们仿佛在说,这些烟民并非他们个人生活史中的能动者,而只不过是棋盘上的小卒,那些烟草公司才是操纵他们命运的棋手。我们拒绝监管烟草业,因为我们不愿意限制我们能动性的力量;我们起诉烟草公司,因为我们并不信任我们能动性的力量。这恰恰标识着我们的矛盾心理。我们对自己的能动者身份并不完全信服,但我们又十分地渴望着自由。

因此,这本关于荣誉的书同样也是一本关于个体能动性的书。近年的一些政治理论试图从公民的源头为自由民主注入活力,本书便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本书也为这种努力带来了新的目的与新的资源。与已有的理论贡献不同,本书加入这场争论主要并不是为了改善美国公民的道德风尚,或者是以参与性本身为目的而让美国民主变得更加具有参与性,而是为了重新振作个体能动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书在荣誉的形式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资源(或者说第一次提醒我们去关注某个旧的资源)。近来那些为美国民主的公民复兴找寻源泉,或为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找寻动机支持的努力,无不以对他人的责任为中心。无论是公民德性(civic virtue)、自由主义德性(liberal virtues)、罗尔斯所说的那种正义感,还是斯坎伦的“同意动机”(agreement motive),这些形式的支持都强调我们对别人或者对整个政治体的责任。这些责任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全部(甚至并非主要的)那些激励着对个体自由危险而艰难的捍卫行动的因素。并且由于对他人的责任要求利他主义,它们同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利总是存在着冲突。相反,荣誉依赖于对一个人自身的义务感。由于荣誉从未放弃对自我的关切,所以它并不要求利他主义,因此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天然的(即使是片面的)亲近。但是,尽管荣誉服务于自我,

它却并不限于最低等的自利形式。荣誉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利益动机对人类行动施加的天然限制。正因如此,它才能激发更冒险、更艰难的行动,甚至是可能牺牲性命的行动。荣誉比对他人的利他主义责任更可靠,而又比自利更勇敢。这两方面品质的结合使得荣誉成为个体能动性的有力源头,尤其在行动的风险甚高而其效益又不甚明确(比如当一个人为了捍卫个体自由,挺身而出直面侵蚀性的政治权力或者多数暴政威胁)的时候。然而,尽管荣誉是美国政治中公民复兴的有力源泉,它却几乎完全地被当代的政治理论家们所忽视。

这种忽视的一个理由是荣誉与贵族制的联系。荣誉的话语让人联想到特权和排斥,固定的社会角色和轻浮愚蠢的决斗。如今它似乎早已过时,属于那个在18世纪末就被推翻,被“人的权利”取代的旧世界。诚然不可否认,在荣誉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旧制度的虚饰并不意味着荣誉的全部。荣誉同样蕴含着个体能动性深刻而永恒的特征。它只是部分地植根于随政体而变更的社会与政治习俗。法国大革命并未消灭荣誉的可能性,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而且由于如麦迪逊所言,政治权力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侵蚀趋势,我们仍然需要抵抗侵蚀性的权力以捍卫个体自由,我们对这种举动的偶尔需求从未全然消失。法国大革命并未让这种抵抗行动变得过时。荣誉为现代民主制所需要,也能在现代民主制中获得,尽管是以修正后的形式。

新政体中对荣誉的修正并未触动荣誉作为性格品质的关键特征,至少并未触动荣誉对自身的义务感,它是能动性的一个如此有力的来源。此外,尽管大多数时间里自由民主制仅仅靠“好公民”就能正常运作,但在少数情况下它的维持却需要“伟大公民”的出现。位于荣誉核心的各种英雄主义品质(高昂而有原则的野心、勇气、骄傲,以及对自尊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恰恰对应了这种需求。这些品质的结合并非某个社会阶级的特征,但也并非普遍地被人们拥有。它是自然贵族

们的标志,这一小部分人在受到压力时,会无视风险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原则与自由。通过聚焦于荣誉,本书唤起人们对一个受忽视但十分重要的动机的关注,从而为当今政治理论在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片面性提供了一种纠正。本书将能动性问题上台面,探索个体能动性的结构与来源,并敦促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本书成功地将对能动性的研究推近政治理论的中心,那么它可以算完成了其终极目标之一,即以哲学之光照亮当代美国公共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从而为长久以来一个深刻的,甚至使人丧失力量的困扰带来新的澄清。

对在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给予支持的老师、同事、朋友、家庭、基金会,以及研究机构,我深表谢意。首先要提到的必然是 Harvey Mansfield,是他引领我走进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他的启迪、指导、质疑、分歧、慷慨,体现了自由主义教育中(以及朋友身上的)最好的一面。Michael Sandel 与 Peter Berkowitz 同样作为教师与导师提供了无价的指导与支持。数位朋友与同事,包括 Barbara Allen, Ben Berger, Peter Cannavo, Paul Carrese, David Carrithers, Robert Eden, Jill Frank, Istvan Hont, David Kim, Steve Lenzner, Don Moon, Peter Myers, Paul Rahe, Nancy Schwartz, 以及 Delba Winthrop, 分别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阅读了部分草稿并进行了大有裨益的评论与探讨。我尤其要感谢 Michael Moshier 与 Andy Sabl,他们阅读了全部草稿,并给出了一针见血而又学识渊博的批评。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我要感谢 Michael Aronson 明智的编辑建议,以及 Elizabeth Gilbert 细心而内行的编辑工作。本书最终得以面世,离不开我的家庭一直以来的支持,尤其是我的伴侣 Tayhas, 其爱意、忠诚与冒险的心,让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xii

本研究自始至终得到梅隆基金会、肯尼迪法国研究基金会、哈佛大学、埃尔哈特基金会、卫斯理女子学院,以及约翰·奥林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卫斯理大学,由其管理的奥林基金会向我提供的

奖教金支持了本书的完成；以及哈佛大学，其批准我告假以完成本书。第二章的早期版本曾以《卓异与不服从的政治：孟德斯鸠笔下的荣誉及对自由的捍卫》（“The Politics of Distinction and Disobedience : Honor and the Defense of Liberty in Montesquieu”）为题，发表于 *Polity* 第 31 卷第 3 号（1999 年春），第 469—499 页。我十分感谢该刊物的编辑允许  
xiii 我将该文修改后使用于此。

## 第一章

# 对自由主义的鼓舞

为什么有时候人们会甘冒断头流血的风险去捍卫他们的自由？说到这种情况，我们或许会先想到与外敌抗争、保卫集体自由的士兵们。但在自由民主制中，个体自由有时同样需要捍卫，以使其免遭内部的而非外来的侵犯——想想马丁·路德·金对黑人民权的捍卫，或者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对女性选举权的捍卫。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优点，民主制一个特别的问题却是容易遭遇多数暴政。因此民主制下的人民，在保卫集体自由免遭外敌侵犯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关注政治体内部个体自由的捍卫。这两类防卫都依赖于强有力地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即进行有意的、自我发起的行动的能力。士兵们以及金、斯坦顿等活动家们这种能动性的能力何以维持？是什么鼓舞着对自由的热忱捍卫，尤其是在风险巨大，而收益并不明确的时候？

人们一度用荣誉来解释对自由的热忱捍卫，譬如美国的开国者们就曾经发誓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以及我们神圣的荣誉”去捍卫他们的独立<sup>①</sup>。但现在我们已很少再谈荣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荣誉的话语伴随扑粉的假发、男式紧身束膝绸裤一道过时了。如今荣誉一

---

<sup>①</sup> 《独立宣言》。

词似乎古旧、落伍,甚至可笑,并且让我们隐约地感觉可疑<sup>①</sup>。当然,对荣誉的观感向来是毁誉参半的,它可以同时唤起敬慕、嫉妒以及蔑视,以至于今天获得荣誉的人也永远笼罩于明天就被流放出城的危险之下<sup>②</sup>。

1 而现代民主派则比其他人更有理由不信任荣誉,因为荣誉带来的人与人的区分似乎与民主的平等背道而驰。

荣誉是一种多面的现象,它包括(1)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诸种公共荣誉(public honors);(2)荣誉的准则(codes of honor);(3)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感,一种极力遵循其行为准则,并希望因这样做而获得公共认可的勃勃雄心。尽管在当代遭受着不信任,荣誉的各个面向仍旧在美国民主中扮演着角色,甚至时不时占据舞台的中央。举例来说,一份报纸的头条用“彰耀富兰克林·罗斯福”(honoring F. D. R.)来描述最近一座新的总统纪念碑的落成。类似地,我们有一张“纪念”(honors)罗莎·帕克斯的邮票;而如果某个孩子评上了优秀学生,其家长有时会在汽车后窗贴上“我的孩子是中部初级中学的优秀学生(Honor Student)”的保险杠贴纸加以炫耀。我们对用修纪念碑、发奖品、贴保险杠贴纸等方式来认可特别成就的举动并不陌生。公共荣誉是奖赏优秀者的。它们令(在世的)受誉者感到愉悦,并且对其他人也有好处,向他们展示更高的标准并提供追求高标准的动力。并且公共荣誉试图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我们去追求其奖赏的高标准;它使得困难的成就变得具有可欲性,但并无强迫性。公共荣誉实实在在是鼓

---

① 见 Peter Berger, “O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Concept of Honor,” 载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Michael J. Sande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9—158。

② 关于将优秀的个体流放出城的实践,可参考亚里士多德对民主制中陶片放逐法之运用的讨论,见其 *Politics*, trans. Carnes Lo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284a17—34。对古希腊民主城邦运用陶片放逐法的历史研究,见 H. D. F. Kitto, *The Greeks* (Baltimore: Penguin, 1966), 116; an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trans. with commentary by J. M. Moo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esp. 241—244。



舞性的,它们唤醒我们心中的热忱,撩动驱使我们做出非凡努力的勃勃雄心。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共荣誉提供了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形式的教育:它们教导我们,但并不命令我们。

如果说各种公共荣誉取悦了我们自由主义式的对自由的爱慕,那么它们同我们民主主义式的对平等的热爱则不那么友好了。公共荣誉总是以不平等的方式分配的。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资格在私车后窗贴上炫耀自家孩子当选优秀学生的保险杆贴纸;不是每个总统都能享受到树碑纪念的待遇。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接受这类不平等的分配。我们知道把公共荣誉平摊要么导致强制,要么使其失去意义。要么我们就得强迫每个人都达到比大多数人所能达到或愿意努力达到的高得多的标准,要么我们就得把成就的标准降低到每个人都能自动满足的地步。但是如果公共荣誉是能自动获得的,那么它们的激励作用和教育意义就跟我们的社会保障号码没什么两样了。只有不平等地加以分配,公共荣誉才能使我们受到鼓舞。

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公共荣誉并非我们今天熟悉的唯一的荣誉形式。我们也在其他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比如大学里的考试偶尔是以“荣誉准则”为基础来管理的。荣誉准则是一种责任而非奖赏,并阐明了一定的行为规则。在大学考试的情景中,遵循荣誉准则意味着抵抗作弊的诱惑。这种用法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性格方面的品质:遵循荣誉准则的学生具有某种可以引以为荣的品格,或者说具有我们所谓的荣誉感。相比于公共荣誉,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乃是一种内在的现象。一个人不必因遵循荣誉准则而获得公共荣誉。事实上,通常正是在监督、认可我们行动的权威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用荣誉准则来自我约束,以便免受诱惑。毕竟在有考官检查准考证、提醒时间、纠察偷看者的时候,自然不需要靠什么荣誉准则来维持考场秩序。只有当监考官不在场,学生必须自我监督的时候,才需要诉诸荣誉准则。她必须负责确保是她自己完成考试而非雇佣枪手代考,负责确保准时交卷,负责确